

# 孫傳芳與

# 『五省聯軍』

(上)

張鵬揚

## 北洋軍閥後起之雄

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，提一旅之師自浙江出兵，不到一個月間，驅逐了當時盤據江南的奉軍勢力，使楊宇霆（江蘇督軍）、姜登選（安徽督軍）落荒而走，聯軍的前鋒再敗張宗昌於徐淮，席捲五省雄視東南，民初以來，用兵之神速，戰果之輝煌，實罕有其匹。民國十四年間，曹錕、吳佩孚新敗，段祺瑞早已是個空架子，當時奉軍的威力可說是先聲奪人，聲勢凌人，孫傳芳以一隅之有限兵力，敢獨攬先鋒，其胆識之壯，令人可佩。

孫傳芳對待部屬頗有可取，他弭平閩粵福建督軍。幹了幾個月就讓給周蔭人，改任閩粵邊防督辦，之後由浙江到江蘇所收編的軍官有陳儀、周鳳岐、夏超、白寶山、馬玉仁、陳調元、王晉、賴世璜等數十人都予重用，可惜他能用人而無知人之明，能延攬才智之士，如蔣百里、丁文江等，却無接納善言之度量，終使新編將領如陳儀等人在江西會戰要關頭離貳，整個戰局大受影響，蔣百里、丁文江等亦未能展佈其長才，此為孫傳芳致敗之主因。

## 幼年坎坷留日習武

孫傳芳字馨遠，山東泰安人，生於清光緒十一年（民前二十七年一八八五年）農曆三月初三日，兒時，父出外下落不明，母早亡，只有兩個

姐姐，三人相依為命，偕赴濟南投靠遠房親戚。嗣兩個姐姐先後適人，大姐嫁魯北陽信縣王姓軍官為妻，二姐嫁魯北商河縣程雲溪為二夫人。孫傳芳隨二姐到程家寄居，年僅十歲。

程雲溪，字竹齋，住商河城東門外之柳行莊。兄弟四人，雲溪居長，與其三弟在春冬農暇之際做跑大車生意，以騾馬大車載運土產到外埠販賣，這是魯北一帶的農人家庭副業。後來又開了一家酒店在縣城大街字號是「天興和」，孫傳芳在程家除讀書外幫着看看莊稼。程雲溪有一子名登科（大夫人所生，孫傳芳之二姐未育）隨小舅舅玩耍，後來就是孫傳芳的軍需處長兼五省兵站總監。

孫傳芳稍長後得知其大姐姐住天津，即赴天津找其姐夫。姐夫王姓軍官正在小站袁世凱部下練新兵，把孫傳芳送入新兵營，旋轉入保定軍校速成學堂，後來東渡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，於光緒三十四年冬（民前四年）畢業回國，分發陸軍第二鎮（後改第二師）任職。因功升第二師第六團團長，民國六年一月，任第二師第三旅旅長，十月，任二十一混成旅旅長。受湖北督軍王占元賞識，升任第二師及第十八師師長，民國十年八月任長江上游總司令駐紮鄂西宜昌。

## 皖直內鬨入閩得勢

民十一年十二月，孫傳芳奉北政府令：率部

入閩援助閩督李厚基平亂。前此北政府已令駐江西的十二師師長周蔭人領軍由贛南入閩，如今再調孫傳芳部取道江西前往福州，係另有原因。孫傳芳升師長是湖北督軍兼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提拔，王占元山東館陶人，在北洋軍中資格老，王和駐節洛陽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，平起平坐，剛好湖南督軍趙恆惕與王占元交惡，兵戎相見，孫傳芳師吃了敗仗，湘軍已攻過岳州，王占元急電洛陽求救，吳佩孚派蕭耀南南下支援，蕭耀南行抵武勝關就按兵不動，湘軍節節進逼，王占元猜透箇中用心，電北政府辭職，北政府派蕭耀南接任鄂督，此後蕭、孫之間各懷戒心。北政府把孫傳芳部調開意在緩和蕭耀南、孫傳芳間的衝突。

閩省變亂，係由福建督軍李厚基變節投靠直系所引起。李厚基與浙江督軍盧永祥同屬皖系，民國九年段祺瑞失敗，曹錕吳佩孚得勢，李厚基遠在東南，如與浙江盧永祥聯合設防，北政府未必對閩浙用兵。但李厚基見風轉舵，段祺瑞下台，李即向曹錕輸誠。而李厚基所部，汀漳鎮守使第二師師長臧致平及廿四混成旅旅長王永泉二人，都是徐樹錚所培植的，對李態度傲慢，李厚基視之為眼中釘，十一年六月李厚基免臧致平師長職由李自兼，另電北政府把王永泉調訪。李厚基這種手段，為皖系餘黨所痛恨。徐樹錚與李厚基是中表親，徐曾函李聯絡浙江盧永祥、江西陳樹

範，廣東軍政府孫中山先生，共同對付曹吳，李竟六親不認連信也不復。徐樹錚便從上海帶了八十萬大洋，由浙江越仙霞嶺潛抵王永泉軍中，隨同抵閩者還有許多幹部。徐抵達延平（王永泉部駐地）次日即發出通電設立「建國軍政制置府」，推戴段祺瑞與孫中山先生為領導人。同時電促福州李厚基辭職離閩，限李五日內答復，軍事方面：廣東軍政府革命軍許崇智部，奉中山先生令進駐閩南已有七年之久，此時與徐聯合行動，許部担任左翼，王永泉部担任右翼，會攻福州。十一年十月十二日革命軍進福州，李厚基被軟禁。此為閩變第一幕。



民國十五年據有蘇、浙、皖、閩、贛五省，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大軍閥孫傳芳。

府為不使福州落入革命軍之手，因而利用海軍驅逐粵軍，任命薩鎮冰為福建省長。在此同時福州方面亦推舉薩氏為省長，薩就職時，許崇智、王永泉均參加歡迎會，算是三方承認的省長。不久，王永泉發難把徐樹錚趕走，福州方面宣布「閩人治閩」阻止客軍入境，推舉國民黨人林森為省長，薩鎮冰即辭卸其省長職務，這是閩變的第二幕。

民國十一年十二月，孫傳芳部由湖北武穴入江西趨福建，當時駐江西的第十二師周蔭人部，也奉北政府命會同援閩，十二年三月，北政府任命孫傳芳為「督理福建軍務善後事宜」，王永泉為「督辦福建軍務善後事宜」，四月，周蔭人部及孫傳芳部先後入福州。臧致平所部則佔據廈門自保，七月，孫軍會同海軍進攻廈門臧致平部，臧致平與楊化昭兩部，取道江西退入浙江投靠盧永祥。革命軍退回潮汕，十二年十一月孫傳芳底定全閩。

### 齊盧之戰進入浙江

孫傳芳任福建督理不久，就讓位給周蔭人。民國十二年五月，孫傳芳改任閩粵邊防督辦，此一變動適是針對浙江情勢的事前準備。浙江督軍盧永祥，字子嘉，山東濟陽人。為

皖系中僅存的殘餘勢力。民國七年由上海護軍使調升浙江督軍，所遺護軍使一職，由其部下何豐林接任，因此把上海地區劃入浙江勢力範圍，那時正是段祺瑞極盛時期，江蘇督軍兼長江巡閱使由馮國璋到李純以至齊燮元，對上海地區的歸屬問題，都曾經力爭，久未解決，一直是個懸案。如今皖系垮台，只剩浙江盧永祥，於是齊燮元想以強硬手段對付盧永祥。浙盧為應付各方的壓力，透過上海有力人士調停，在十二年八月，分別和江蘇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訂立「東南和平公約」此項公約，祇有孫傳芳不同意，理由是：地方聯盟是目無中央，所以福建未簽字。另外臧致平、楊化昭兩人，已經北政府下令通緝，盧永祥竟然將臧楊兩部收編為浙省邊防軍并以臧楊兩人分任司令。此無異對福建孫傳芳挑戰。浙閩交惡，上海又發生新事件——上海警察廳長徐國樞被刺死。徐國樞與浙江方面不睦，齊燮元懷疑是浙盧派人行刺。由於徐國樞之死，引出繼任人選應由何方指派問題，當時何豐林委派警廳總務科長陸榮錢接任廳長，南京方面，齊燮元及省長韓國鈞則派申振剛接任。雙方文電交馳互相爭執，最後，南京方面委派的申某終於未能到任，新仇舊恨導成江浙兩省兵戎相見。

江浙齊盧之戰，是民國十三年九月三日爆發的，兩軍對峙於上海之北的安亭一帶，此次用兵是齊燮元與孫傳芳聯合行動，進攻的佈署共分爲四路。由齊自任一二三路總司令：第一路直攻上海及松江；第二路出宜興一帶；第三路由皖南進攻浙北直指吳興。第四路是孫傳芳的軍隊，由福

進攻浙西以拊盧永祥之背。浙江與上海方面也分兵爲三路：第一路何豐林部及戚致平楊化昭部防守上海；第二路陳樂山等兩個師進攻宜興以切斷蘇省鐵路直取南京；第三路潘國綱師防守浙西江山一帶。開戰之初，浙軍頗佔勝利，至九月中旬浙西一線發生巨變，遂使戰局急轉直下。

孫傳芳的軍隊，早在八月二十五日，由孫率領六個旅自福州出發進攻浙江。閩浙兩省交界爲仙霞嶺，崇山峻嶺十分險要。潘國綱派團長張國威所部防守。閩軍本難以飛渡。但浙省內部起了變化，夏超叛變出賣了盧永祥。夏超浙江青田人，先是杭州警察分局長，雖然無兵無權，却是策反專家。民國七年策動地方人士趕走了都督呂公望，升任警察廳長。江浙戰起，夏超又向閩軍輸誠，並買通張國威團放棄仙霞嶺陣地，孫軍長驅直入。駐防江山的潘國綱師，及駐防衢州的張載陽師（張是省長）一觸即潰。孫軍四萬餘人兵不血刃佔領衢州，盧永祥腹背受敵並已發覺省城有人叛變，遂同張載陽撤離杭州，到上海後浙省已爲孫軍進佔。盧永祥與何豐林遂於十月十二日發表文電宣布下野。

此次戰爭是由齊燮元發動，接觸地點也是在江蘇，戰勝後分配戰果，齊燮元只得一個上海市，孫傳芳兵不血刃佔據浙江全省。

### 驅逐奉系陳兵江淮

民國十四年十月八日，浙江督辦公署召開軍事會議，由閩浙巡閱使兼浙江督辦恪威上將軍孫傳芳親自主持。列席人員有孫軍高級幹部及江蘇

等各省代表，這是一次反奉，反北政府的會議，吳佩孚和馮玉祥均派代表參加。第二天浙督署向金融界暫借軍餉一百萬元，十月十日即下令動員。對外宣佈準備秋操（軍事演習）實際上已下了動員令：孫傳芳決心和奉軍楊宇霆一戰。

先是十三年九月直奉兩軍第二次戰爭，由于馮玉祥倒戈，吳佩孚全軍崩潰，奉天張作霖部隊佔領北京後，長驅直入，擷取山東、安徽、江蘇三省。並先以盧永祥爲蘇魯宣撫使。各地謠傳，奉軍將奪取浙江，孫傳芳遂決意先發制人。

十月十五日孫傳芳在杭州起兵，自稱「浙閩蘇皖贛」聯軍總司令，當天宣告就職，分兵五路：

- 第一路司令陳儀（浙軍第一師長）
  - 第二路司令謝鴻勳（北洋第四師長）
  - 第三路司令孫傳芳自兼
  - 第四路司令盧香亭（北洋第二師長）
  - 第五路司令周鳳岐（浙軍第三師長）
- 後援部隊爲北洋第十二師（師長周蔭人兼）  
第卅混成旅（旅長蘇挺）  
第四旅（旅長張慶昶）

孫傳芳用兵向以機警神速見稱。此次討奉從十月十日開始調動部隊，不到五天即已盡赴前線。十六日由孫傳芳、夏超、周蔭人聯名發表通電，指摘奉方駐兵上海之不當，電文有：「去歲有上海永不駐兵之議……傳芳首先撤兵……不意我方振旅而歸，彼即乘虛而入，彼兇益肆猖狂，部兵公然搶劫……」等語，江蘇省軍師長白寶山、馬玉仁、陳調元、鄭俊彥，鎮守使朱熙、張仁奎

、楊慶和、李啓佑等八人立即通電響應。

奉軍方面：蘇督楊宇霆是張作霖的參謀長，人稱小諸葛，南下之時帶有奉軍第二十師邢士廉的一師人，任上海鎮守使兼戒嚴司令。姜登選到安徽就任督辦則未帶部隊。浙江突然發難，楊宇霆盱衡全局，奉軍正在極盛時期，只可勝，不可敗，於是急速退兵。十月十四日楊宇霆電令邢士廉於一天一夜之內全部撤出上海，退守南京。邢士廉遵照楊的命令於十月十五日退出上海，當天晚上浙軍已到，十六日孫軍第一路陳儀，第二路謝鴻勳主力，沿滬甯路前進，盧香亭的第四路軍則由長興進佔宜興。邢軍退至丹陽爲孫軍追及，吃了個敗仗即退往江北。十九日晨孫軍抵鎮江，二十一日入南京，當孫傳芳在杭州發動討奉時，曾作豪語謂：一個星期即進入南京，結果竟然實現。

孫傳芳用兵雖然神速，能有如此戰果，並非戰場上的勝利，而是楊宇霆的急速撤退所造成。楊宇霆見蘇省情況不利於奉軍，又怕馮玉祥軍在北方抽後腿，所以決定全師而退，準備在徐州與孫軍一決勝負。

江蘇發生劇變，安徽方面：皖軍第一旅長倪朝榮、第二旅長馬祥斌通電響應孫傳芳，逼着姜登選離開蚌埠（安徽省會），於是皖省也落入孫傳芳勢力範圍之內。

奉軍守徐州以山東張宗昌爲主力，張作霖派張宗昌爲直魯蘇皖防禦總司令，姜登選爲前敵總指揮，分三路防守；東路在邳縣、西路在碭山、中路在夾溝（津浦鐵路線）將其所部兵力分爲七



孫傳芳被國民革命軍擊敗後，退守京滬，請求張作霖援，張作霖派直魯軍南。助下戰，紀律極壞，為國民革命軍攻克上海後所俘虜之直魯軍士兵。

軍：

第一軍長張宗昌自兼、方永昌為副。

第二軍長施從濱、畢鹿澄為副。

第三軍長孫宗先（第五師）、程國瑞為副。

第四軍長褚玉璞、吳長植為副。

第五軍長許珉、張培榮為副。

六七兩軍未成立全部兵力約十二萬人。

孫傳芳聯軍也分為三路進攻：

中路：盧香亭、謝鴻勳、陳儀三個師會同皖

東路：由蘇軍白寶山、馬玉仁等師自宿遷前

進。

西路：陳調元師及皖軍一部由永城前進。

十月二十六日起雙方交戰。東路海州等處發生激戰，中路沿鐵路線自來溝以南雙方對峙，十一月一二兩日魯軍沿路南下在任橋固鎮間發生激戰，奉軍之白俄兵團覆沒，施從濱被聯軍生俘，張宗昌在徐州聞敗訊，頓足長嘆，急調兵增援加入南路，而後方空虛又恐為馮玉祥之國民二軍（時在河南）偷襲，勉強支持兩天，棄徐州北去。聯軍佔領徐州。自十月十日起，至十一月七日不及一月，孫傳芳擊退奉軍統一五省，使國內局勢為之一變。

奉魯軍之敗，迺由于施從濱輕敵驟進以致全軍覆沒。施從濱原為兗州鎮守使第四十七混成旅長。當張宗昌由天津南下至徐州，（其番號為第一梯隊司令），北政府任為蘇魯邊區匪總司令，張宗昌對山東地盤虎視眈眈，山東督軍鄒士琦，於吳佩孚兵敗津東時，截斷津浦路不讓吳軍南

撤，後來奉軍壓境，真是悔不當初。張宗昌山東掖縣人，施從濱想討好奉軍，喊出「魯人治魯」口號以歡迎張宗昌，結果，鄒士琦辭職，張宗昌督魯，雖是局勢如此，施之歡迎應是第一功臣。怎迺張宗昌督魯後，招兵買馬，橫征暴斂，山東人敢怒不敢言，張宗昌之入魯，施從濱有迎駕之功，因此山東人把這筆帳記在施某頭上，此次奉軍防守，施從濱本可守住夾溝以逸待勞，無奈施某求功心切，帶着部隊一直衝到「固鎮」，固鎮之南有一條河，施從濱坐「鐵甲車」衝過鐵橋，指揮部隊過河攻擊。聯軍方面因隔河對峙不易進攻，派隊在上游搭橋過河，直取固鎮並破壞鐵路橋樑。施從濱所坐的鐵甲車被阻在河南，聯軍上官雲相團衝鋒上車，將施從濱俘獲，立即電話報告孫傳芳。孫傳芳時在蚌埠，正與吳佩孚的代表白堅武晤談，一聽說捉到施從濱，極為高興，回電「即刻解來」，白堅武在旁說道：「張宗昌本不願打，是施從濱自告奮勇，打到蚌埠，奉張就派他當安徽督軍，他因此才這樣賣老命，真是該殺」。白堅武這一番話說動了孫傳芳，立刻下令槍決施從濱，就地掩埋。孫傳芳不經意的殺了敵將施從濱，竟召致後來被施從濱之女施劍翹行刺的殺身之禍！（未完待續）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